

東齋記  
 事附補遺  
 談苑  
 水記  
 聞附補遺(一)





中國書法史

范鎮撰

范鎮撰

## 四庫全書提要

東齋記事六卷。宋范鎮撰。鎮字景仁。華陽人。仕履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據其自序。乃元豐中作。宋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舊本久佚。未能考其孰是。今採輯永樂大典所收。以類編次。釐爲五卷。又江少虞事實類苑。曾慥類說。亦多引之。今刪除重複。續爲補遺一卷。雖未必鎮之完書。然以宋志及通志所載卷數計之。幾于得其強半矣。王得臣塵史載是書。爲鎮退居時作。故所記蜀事較夥。晁公武讀書志稱崇觀間。以其多及先朝故事。禁之。今觀其書。多宋代祖宗美政。無所謂誹訕君父得罪名教之語。特以所記之諸事。皆與熙寧新法隱然相反。殆有寓意于其間。故鎮入黨籍。而是書亦與蘇黃文字同時禁絕。迨南渡以後。黨禁旣解。其書復行。是禁之特惡其異議耳。非眞得罪於朝廷也。今所存諸條句下。如張繪註曰。京板作張綸之類。凡有數處。是當時刊本。且不一而足矣。鎮與司馬光相善。惟論樂不合。此書所記。尙斷斷相爭。而於胡瑗阮逸詞氣。尤不能平。蓋始終自執所見者。他如記蔡襄爲蛇精之類。頗涉語怪。記室韋人三眼。突厥人牛歸之類。亦極妄誕。皆不免稗官之習。故通考例之小說家。然核其大綱。終非碧雲。東軒筆錄諸書所得並論也。

## 自序

予嘗與修唐史。見唐之士人著書以述當時之事。後數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來。蓋希矣。惟楊文公談苑。歐陽永叔歸田錄。然各記所聞。而尙有漏略者。予旣謝事。日於所居之東齋。燕坐多暇。追憶館閣中。及在侍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說。因纂集之。目爲東齋記事。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爲最詳者。亦耳目之熟也。至若鬼神夢卜。率收錄而不遺之者。蓋取其有戒於人耳。

# 東齋記事卷一

宋 范 鎮撰

劉尙書渙嘗言。宣祖初自河朔南來。至杜家莊院。雪甚。避於門下。久之。看莊院人私竊飯之。數日見其狀。貌奇偉。兼勤謹。乃白主人。主人出見。而亦愛之。遂留於莊院累月。家人商議。欲以爲四娘子舍居之。婿四娘子。卽昭憲皇太后也。其後生兩天子。爲天子之母。定宗廟大計。其兆蓋發於避雪之時。聖人之生。必有其符信哉。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惟忠易州。何繼筠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謙溥隰州。李繼勳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筭榷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敵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也。

太祖征河東。絳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先去板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援。內有人戶供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矣。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兩界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鄆。唐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可平定矣。其後卒用其策。而下河東。化光簡肅公之父。後贈中書令。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暉殿。

賞花釣魚宴。舊制三館直館預坐。校理而下。賦詩而退。按孔文仲談苑亦談此事。賦詩而退下云。太宗時李宗詩

樛卻出宮門去。謂似常年不第時。上卽令赴宴。自是移理而下。皆與會也。此處文義未了。當有脫落。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數。投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費送醮祭之具。頗爲州縣之擾。乃下道錄院裁損。才留二十處。餘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武夷山。昇真洞。潭州南岳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永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箱潭。所罷處不可悉記。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制。玉簡以階石制。

天聖中。雄州民妻張氏。戶絕。有田產。於法當給三分之一。與其出嫁女。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甥。然其估緡錢萬餘。當奏聽裁。仁皇曰。此皆細民自營者。無利其沒入。悉以還之。是時王沂公爲宰相。呂文靖公魯肅簡公參知政事。極贊美之。

故事。翰林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爲例也。

景祐元年。仁皇感疾。屢更翰林醫不愈。李大長公主言許希者善針。遂召使針。三進針而愈。擢希尙藥奉



御。賜予甚厚。希謝恩。舞蹈訖。又東向而拜。上遣人問之。對謝其師扁鵲。乃詔修扁鵲廟。是時山東顏太初作詩美其不忘本。而刺譏士大夫都貴位享厚祿。而不知尊孔子。

慶歷三年。澧州獻木。有文曰太平之道。予嘗于天章閣下觀瑞物。見棗木板有北斗文。仍有輔星。形勢曲折。文采燦然。

後唐明宗置端明殿學士。太平興國中。改端明爲文明。以程羽爲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之下。明道元年。改承明爲端明。二年。除宋宣獻公爲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存。而降其班序。是歲又改殿曰延和。慶歷七年。以真宗諡號。改文明爲紫宸。而丁文簡公度爲紫宸殿學士。旣而言者以爲紫宸非臣下所稱。乃以延和爲觀文殿。而以丁爲觀文殿學士。相繼以賈文元公昌朝爲大學士。仍詔自今非嘗爲宰相者勿除。慶歷八年後。以茶香鹽藥見錢爲四稅。沿邊用之。茶鹽香藥爲三稅。近裏州軍用之。議者謂四稅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厚薄。與其物價之高下。以時而變通之。乃可也。

慶歷八年。南岳瑞應峯前。一夕大雷雨。平地湧木若龜然。手足皆具。高二尺。圍一丈。慶歷初。萬勝軍皆市井罷軟。新應募者。西賊易之。而素畏虎翼。是時麟府路兵馬駘轉。張亢修建寧寨。更其旗幟。賊見萬勝旗幟。不知其虎翼軍也。而先犯之。萬弩齊發。賊奔潰。斬首二千餘級。遂築建寧。清塞。百勝。中候。鎮川。五堡。亢之智謀。大率如此。

真宗皇帝嚴於醮祭之事。其表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寶。其後大內火。寶亡。止用御前之寶。慶歷中。下學士

院定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醮祠則用之。

慶歷中興學。一日判監諸學官皆會。石守道言於坐曰。蜀生有何羣者。只知有仁義。不知有寒餓。遂館于家。是時諫官御史言以賦取士。無益於治。而羣尤致力之下。兩制議。兩制以爲賦詩用之久。且祖宗故事。不可廢。羣聞之大慟。焚其生平所爲賦百餘篇。不復舉進士。又以戒其子云。其後何聖從薦之。賜號安逸處士。羣果州西充縣人。

慶歷中。廣南西路區。希範以白崖山蠻。趕內寇。破壞州及諸寨。時天章杜待制。杞自西京轉運使。徙廣西。既至。得官州人吳香等爲鄉導。攻白崖等寨。復環州。因說降之。大犒以牛酒。既醉。伏兵發。擒誅六百餘人。後三日。始得希範。醢之。以賜谿洞諸蠻。取其心肝。繪爲五藏圖。傳於世。其間有眇目者。則肝缺漏。是時梅公儀。摯爲御史。言杞殺降。失朝廷大信。請加罪。朝廷錄其功。止加戒諭而已。其後杞知慶州。一日方據廁。見希範等前訴。叱謂曰。若反人於法。當誅。尙何訴爲。未幾而卒。殺降古人所忌。杞知之心。常自疑。及其衰。乃見爲祟。無足怪也。

皇祐末。邕州白氣。亘天。江水泛溢。司戶參軍孔宗旦。言于知州陳珙。宜備邊。珙不聽。未幾而儂智高內寇。破邕。貴。橫。賀。潯。藤。梧。封。康。端。十州。圍廣州。殺將吏張忠等數十人。最後遣狄公青。以蕃落五百騎。敗之。邕州歸仁鋪。凡得首級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初謠言云。農家種。糴家收。至是爲狄公所敗。

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宗愿爲文宣公。尋改封孔宗愿爲衍聖公。

按宋史仁宗本紀。至和二年三月丙子。封孔子後爲

衍聖公。不載初封爲文宣公事。然文苑傳稱文宣公孔聖祜。則原封實爲文宣公。本紀據其後改之名耳。

嘉祐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昏時。二星相繼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劉仲更曰。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財。未幾都城大水。居民廬室及軍營漂流者不知幾千萬區。天變不虛發也如此。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閣瑞物。上親作飛白書。令左右搢笏以觀。又令禹玉跋尾。人賜一紙。旣而置酒羣玉殿上。謂羣臣曰。今天下無事。故與卿等樂飲。中坐賜詩。羣臣皆和。又賜太宗時斑竹管筆。李廷珪墨。陳遠握墨。陳朗磨圍墨。再就坐。終宴更大盞。取鹿頭酒視封。遣內侍滿斟徧勸。韓魏公琦一舉而盡。又勸一杯。盧公彥平生不飲。亦釀一巨盃。又分上前香藥。增諸飮中。各令持歸。至二十六日。温州進柑子。復置會。自臺諫三館臣僚悉預。因宣諭前日太草草。故再爲此會。其禮數一如前。但不賦詩矣。

嘉祐中。交趾貢麒麟二。予嘗於殿庭中與觀。狀如水牛。身披肉甲。鼻端一角。食生芻果瓜。每飼之。必先以杖擊其角。然後食之。是時中外言非麟者衆。田元均況爲樞密使。言非麟。又歷引諸書所載形狀。皆無此獸。恐爲遠人所欺。卒以爲異獸。詔答之。予嘗見陳公弼言榮州楊氏家水牛生子類此。蓋牛入水而蛟龍感之以生也。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供

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試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公詩。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爲之。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莫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仁皇朝內侍張宗禮。無爲山燒香得古柏。圍數丈。中空。可以施臥榻。坐墩。予目爲自然庵。其上枝葉鬱然。前有竹徑。設童子如迎客之狀。甚可愛賞。

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紜。乃詔皆坐。惟當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楊休奏。記注官當立侍。密邇德音。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立侍。

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也。仁宗皇帝卽位。多御延義。每初講讀。或講讀終篇。則宣兩府大臣同聽。賜御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御延義。專御邇英。凡春以二月中至。

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講讀官諂門上賜食。俟後殿公事退。繫鞵以入。宣坐賜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復以次起講讀。又宣坐賜湯。其禮數甚優渥。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按延熹閣原本義作我。考宋史本紀亦作表。而地理志俱作蟻。按義爲

太宗原名。不應閣名延義。今從地理志改正。

仁宗當暑月不揮扇。鎮侍邇英閣。嘗見左右以拂子祛蚊蠅而已。冬不御爐。每御殿則於朵殿設爐以禦寒氣。寒甚則於殿之兩隅設之。醫者云體被中和之氣則然矣。

仁宗皇帝好雅樂。又嚴天地宗廟祭祀之事。及崇奉神御。故中外言樂者不可勝計。置局而脩製亦屢焉。其費不貲。宦侍建言修飾神御歲月不絕。然爲之終身不衰。慶歷中陝西用兵後。有建請出田獵以耀武功。四方以鷹犬來獻。惟恐居後。然出獵者一而止。帝王之好豈可以不慎哉。好雅樂祭祀之事。人爭以雅樂祭祀之事奉之。未必皆得其當。然好之終身不衰不害也。方下令校獵。而人爭以田獵鷹犬來奉。乃一再而遂止。仁皇帝誠知所好矣。不然者何以廟號曰仁哉。

仁皇末年有鶴巢於宣德門山棚上。毀而復累者再。識者咸以爲異。

正月十四日上御樓。遣中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蓋與萬民同樂。翌日蔡君謨獻詩紀其事。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營室。歷於虛危。術者占曰。營室衛分。濮水出主宗廟祭祀事。虛危齊分。上受命之國。主墳墓哭泣。踰年而熙寧改元矣。天之告人。豈不昭昭然哉。故事郊廟讀祝冊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百官皆迴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冊官

無起。及詣壇下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事宗廟之精意也。

予嘗修玉牒。知國家慶緒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男女相半。存亡亦相半。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命之射。課其書劄。或試以歌詩。擇其能者。而推賜器幣。以旌勸之。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節領其事。有所奏請。不得專達。必經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所以勉進其敦睦。而糾正其愆違也。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別置小學教授一十二員。又增同知太宗正一員。而置官益多。其疎屬又聽其出外。官則自勵。而向學者彌衆矣。

## 東齋記事卷二

漢斛之法。方尺而圓其外。庀旁九釐五毫。其實十斛。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侖之實也。不言深而言方者。無分寸之別也。圓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斛。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云耳者。謂升合如耳形。附於斛之左右也。今胡瑗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侖其狀似爵者。謂圓如爵也。今之侖方一寸。深八分一釐。亦以方分置算也。上三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爲三也。斗在下。并侖爲二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圓函方下爲方斛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侖在下。而俱右也。今合侖俱在上而侖俯。自聶崇義失之於前。而胡瑗阮逸踵之於後也。夫鬪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

燕龍圖肅判太常寺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與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於以尺而生律也。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成都房庶者。亦言今之樂高五律。蓋用唐樂而知之。自收方響一笛。一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稔二米。是時無二米黍。據見黍爲律。雖無千八百三十黍之認。與三分四釐六毫之差。然其聲才下三律。蓋黍細爾。其法則是矣。王原叔誅胡瑗。大不喜其說。朝廷但授

庶試祕書省校書郎。不究其說而止。庶元齡之後。其爲人簡脫。嘗與鄉薦。然好音。宋子京祁田元均。況皆薦而召之。是時丁正臣亦收牙笛二。與庶笛同。予嘗於雒州王臨處得北界笛一。比太常樂下四律。教坊樂下二律。猶高於唐樂一律。又嘗於才元處得并州銅尺一。比太府尺長三分。以之定律。與唐樂聲同。太府尺定律與北界笛同。二者必有一得也。若得真黍。用房庶法爲律以考之。其爲至當不疑矣。真黍一稊二米者。世嘗言王朴爲知樂。而不知樂之壞。自朴始也。初太常鐘磬皆無款誌。朴用橫黍尺制律。命其鐘磬而誌刻之。太祖患樂不高。和峴用影表尺八寸尺也。故樂比唐爲高五律矣。今太常鐃鐘最大者。聲中唐之黃鐘。誌刻乃云林鐘。餘鐘率皆如此。李照則多鑿鑿舊鐘。以合其律。而鐘磬又不如朴時。雖非本聲。而其器尙完也。惜哉。司馬君實內翰光於予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爲不相合。君實以胡瑗一黍廣爲尺。而後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爲律。而後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爲十分三釐八毫矣。以其不合。又變而爲方分。其差謬處。不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九十分黃鐘之長。加十分以爲尺。凡律皆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積實相通矣。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莫能決。遂弈碁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爲西京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唯持所撰樂語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謹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耶。將戲謔邪。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耶。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戲謔矣。按宋史稱鑿于樂尤注意。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與司馬光辨難。凡數萬言。



神宗時。嘗詔鑄與劉几定樂。鑄曰。定樂必先正律。帝雖然之。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嗣晉周。可則鑄。鑄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哲宗朝。乃請太府銅尺爲之。逾年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下之太常。樂奏三日而鑄逝。

皇祐中再定雅樂。胡瑗鑄十二鐘。大小輕重如一。其狀類鐸。爲大環。鑄盤龍蹲熊辟邪其上。謂之旋蟲。而平繫之。故其聲鬱而不發。又陝西鑄大錢。民以爲患。是冬日食心宿。劉義叟謂子曰。上將感心腹之疾。是與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尋使契丹。還至雄州。聞上得心腹之疾矣。歸問其故。義叟曰。景王鑄大錢。又鑄無射。而爲大林。所謂害金再興者也。是時日亦食於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與景王同占。噫。義叟而不言。則左邱明所載伶州鳩之語爲誣矣。是義叟不獨爲知術數。其發揚邱明。功亦爲不細。義叟字仲更。澤州人。以修唐書授崇文院檢討。未及謝。瘡發背而卒。

周禮。鼙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鼙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數不見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必漢時尙然。所以康成云也。幾面鼓。猶言幾兩車。幾區宅。幾廛田也。而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圖以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旣不可考擊。乃於縣內別置散鼓。國朝仍之。郊社宗廟設而不用。景祐中。馮章靖公言。鼙鼓靈鼓路鼓。並當考擊。而散鼓請準乾德四年詔廢不用。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

自唐開元時。父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以其不襲封也。然不知至于服紀。則有所不齊。國朝亦著於禮令。景祐中。石資政中立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未幾而衆子卒。其家奏嫡孫合與不合傳重。下禮院議。於是

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與予爲禮官。景文公遂令三人各爲議狀。不疑曰。初當傳重。不傳重誤也。宜改正之。使追爲服。次道則用江都集禮。以爲當接服。若曰父死。衆子在。嫡孫不傳重。衆子死。嫡孫接服。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一尊親爲兩等服也。予謂石氏之孫。宜依禮令。不傳重。且爲本服。自今而後。別著令。父死。衆子在。嫡孫傳重。然後得禮之正。又爲不疑難曰。石氏子當傳重。就令石氏子於服中犯刑。如何處之。必以見行法。見行禮處之也。豈可旋更禮法。使變莽服而傳重。加以重刑也。又爲次道難曰。衆子死。嫡孫接服。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何異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尊長方決而死。乃令次家長接續。足其杖數邪。是無此理也。然景文從次道議。仍請著爲令。其後衆子在。嫡孫請傳重者。聽傳重。其不請者。則不傳重。豈禮之意哉。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玉汝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諫官議。唐子方介爲御史中丞。其屬皆不欲令持喪。是時會議於玉堂後廊。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歐陽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爲高。孫夢得抃坐子旁。不覺歎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於禮。兩制與臺諫官竟爲兩議以上。遂詔閣門祇候。內殿崇班已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服。無官者將何以處之乎。

殿前司。捧日天武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馬軍司。謂之上四軍。合左右廂。廂各三軍。每軍五指揮。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又有第四軍。以處所退年高者。無都指揮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二十指揮。又有寧湖驍勝各十指揮。虎翼左右各三軍。軍各十指揮。並有都指揮使都

虞候。馬軍司有雙騎武騎各十指揮。步軍司有虎翼左右各三軍。軍十指揮。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遇轉員各以次遷補。凡遷至軍指揮使。遙領團練員。溢卽上落軍職爲正刺。使之本任。其老疾若有過。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隸軍頭司。甚者黜爲外州軍馬步軍都指揮。

禁衛凡五重。以親從官爲一重。寬衣天武官爲一重。御龍弓箭直弩直爲一重。御龍骨鏢子直爲一重。御龍直爲一重。凡入禁衛一重。徒一年至三年止。誤者減二等。傅卞嘗誤入禁衛。定私罪。永叔再爲論奏。爲公罪。得應制舉。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嘗謂予曰。其法雖由審固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服弩。施箭其上。往往不中。至于用神之專。無不向的。非神用而何。

元昊叛時。楊侍讀偕進神楯劈陣刀。嘗以步卒五百人試于殿廷。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楯刻獸狀。設機使開闔。所以驚馬。亦以禦箭。當時人皆非笑之。其後王吉陣於兔毛川。賊以鐵鷓子束陣。弓弩不可施放。乃以劈陣刀披其甲。斡馬賺馬奔逸。墮崖壑死者不可勝計。自陝西用兵。惟兔毛川勝捷者。由劈陣刀也。鐵鷓子賊中謂之鐵林。騎士以索貫穿于馬上。雖死不墮。以豪族子親信者爲之。

范恪在陝西。亦爲有功。常挽一石七斗力弓。其箭鏃如鏹。謂之鏹弓。箭羽間勒其官稱姓名。往往一箭貫二人者。賊甚畏之。



## 東齋記事卷二

丁文簡公度嘗言。舉進士時。以知制誥爲贊卷。旣而復自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後爲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蓋其所存者。從來有素矣。初舉人居鄉。必以文卷投贊先進。自糊名後。其禮寢衰。賈許公爲御史中丞。又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亡矣。

薛簡肅贊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句。馮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此也。

夏英公竦嘗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則不如文公也。

王文正公之爲相也。王沂公爲知制誥。呂許公爲太常博士。知濱州。沂公嘗見文正公。問君識太常博士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他日復見復問之。沂公曰見朝士多稱其才者。凡三見三問。乃曰此人異日當與公同秉國政。是時沂公旣有名當世。頗以器業自許。中不能平。因曰公識之耶。曰不識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吾見其奏請爾。沂公猶不信。強應曰諾。其後丁晉公旣敗。沂公先在中書。而許公自知開封府除參知政事。二人卒同秉政。沂公乃爲許公言之。問其當時奏請。乃不稅農器等事也。

李參自荆南召。欲以爲三司使。參政孫夢得拊固執不可。曰此人爲主計。外臺承風刻剝。則天下之人益

困弊矣。由是遂改授羣牧使。

陝西路轉運使請永興軍秦坊同在京版無同字等州官置醋坊。王沂公言權酷之法。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今

經費之廣。未能省去。官自造醋。細民益見侵奪也。

周諫議滿爲鹽鐵判官。三司文帳煩冗。吏胥蔽欺。若不可究者。爲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設帳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戶三十三萬。發其詭號。凡十二種。

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之類。名件煩碎。慶歷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取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韓持國知潁川府時。彥以狀元及第。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爲簽判。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爲秦簽。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旣爲判官。不可曰狀元。巨濟媿謝。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暫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門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且于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予於祕閣嘗見其演聖通論。甚有出於人者。而所爲如此。豈不惜哉。

國朝言水利者。惟乾州刺史張繪京板作張繪爲有績效之最。天禧末。爲江淮發運副使。築高郵北漕河。長堤

二百里。旁錮石爲距。分十關。以泄橫流。秦州有捍海堰。久廢不治。與范希文經畫修復之。遂命兼知秦州。堰成。復租戶萬二千七百。州人感之。爲立生祠。

陳公弼知潭州長沙縣。部僧有海印者。多識權貴人。數撓政違法。奪民園池。更數令莫敢治。公弼捕笞之。以園池還民。又知虔州零都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覡爲良民七十餘家。

湖南之人。掠良人。踰嶺賣爲奴婢。周湛爲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及令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蓋亦古之良吏也。

仁皇初。薛簡肅知開封府。上新卽大位。莊獻臨朝。一切以嚴治。人謂之薛出油。其後移知成都。歲豐人樂隨其俗。與之語嬉遊。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前所稱也。

薛簡肅公時。布一匹三百文。依其價。春給以錢。而秋令納布。民初甚善喜。一作之。今布千錢。增其價。才至四百。其後轉運使務多其數。富者至數百匹。貧亦不下二三十匹。而貧富俱不謬矣。

鳳州貧民不能葬者。棄屍水中。雍慎微爲推官。以俸錢市曠地。使之葬。慎微名明遠。閬州人。所至有惠政。其知櫟陽縣也。涇水舊醜三渠。置斗門若干。第六第七門久廢而不治。而歲役百夫者。凡三十年。白府罷之。粟邑鎮稅歲六十萬。不登者三十年。奏減四十萬。清州戶絕絲。歲千餘兩。代輸者八十年。斥賣之。此足以見其宿抱之所存。子子方尙書度支員外郎。

張職方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竄

吾名以聞。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然則爾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乃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之不問。廓愧起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簡肅公之壻。

王景彝之父博文爲樞密副使。月餘而卒。景彝亦爲樞密副使。月餘亦卒。人甚異之。故事初入二府者。三數月而後辦理事。景彝才到卽點檢辦理。英皇甚注意禮貌之。何天奪之速也。

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吳奎罷樞密副使。奎自嘉祐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累遷禮部侍郎。是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在樞府凡三年。明年起復。奎子大理評事。見於延和殿。面諭齋詔賜奎。而奎固辭從之。

王景彝與子同在唐書局。十餘年如一日。春夏秋冬各有衣服。歲歲未嘗更而常若新置。至綿衣則皆有分兩帖子綴於其上。視其輕重厚薄而以時換易。有僕曰王用。呼卽在前。冬月往往立睡于幄後。其不敢懈如此。一日送食於其家。官中器具用悉典解使之。督索旬日而後得。景彝卒不知。是則效小謹者不可不察其大過。嚴之蔽。惟小謹之悅。至於大過則不聞。可不監哉。

王景彝嘗謂予曰。立朝當以一人爲法。予曰。君法何人。曰。曾明仲。然謹約爲近而嚴過之。其福壽固弗逮也。

水部郎中薛宗孺嘗舉崔庠充京官。後庠犯賊。宗孺知淄州。京東轉運司。差官取勘。久之。會赦當釋。是時歐陽永叔參知政事。特奏不與原免議者。以爲永叔避嫌則審矣。自計無乃過乎。使宗孺自爲過惡。雖奏



不原可矣。今止坐失舉而不原赦，亦太傷恩。故宗孺銜之特深，以爲一譎爭兩覃恩兩奏薦，宗孺簡庸公之姪，確幹人也。

蔡君謨嘗言：宋宣獻公未嘗俗談。在河南時，衆官聚廳廡，囚公問之曰：汝與某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對。坐上官吏以俗語問之，囚始能對。又云：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秀發。三人者久視之無一點塵氣，真神仙中人也。

王武恭公德用寬厚善撫御，其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公。皇祐末，仁宗以爲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爲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爲伴射。使者曰：以公爲樞密使，富公爲相，得人矣。上聞甚喜。

狄武襄公青初爲延州指揮使，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每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官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未識其面，欲召見之。會賊寇邊，急止，令圖其形以進。其後爲樞密使。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寇萊公同遊相國寺前，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旣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相顧大笑而退。因是卜者聲望日消，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四人其後皆爲宰相，共欲爲之作傳，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其人亦可哀哉。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蜀城，通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

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隨豈有害之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爲縣捕之急。往投隨。隨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至隨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如此。石資政中立好談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使一揮。石立其僕卽和云。尋常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談諧敏捷類皆如此。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貴游子弟。皆服白襪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坐而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襪衫也。蓋見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石之父熙載京板有太宗時三字嘗爲樞密副使。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嘲謔云。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龍圖者王博文也。嘗更大藩鎮。開封知府。三司使任使。一日對上。京板有前字因敍數歷之久。不覺淚下。殿院者蕭定基也。爲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春卿。王君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奏事。上問之。令誦一過。宗道者王宗道也。爲諸宮教授及講書。凡二十餘年。輒于上前自訴在宗藩二十餘年。求進用。仲昌者章郇公之從子。論科場不公。郇公奏聞牒歸建州。當時人以爲雖用古人詩句而切中一時之事。盛傳以爲笑樂。

# 東齋記事卷四

成都府學有周公禮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畫三皇五帝。及三代以來君臣。卽晉王右軍與蜀守帖。求三皇五帝畫像是也。其柱鍾會隸書刻其上。其屋制甚古。非近世所爲者。相傳以爲秦漢以來有也。殿下有二堂。曰溫故。曰時習。東西相對。堂各有碑。碑曰左生某。右生某。皆隸書。亦西漢時諸生姓名也。其門屋東西畫麟鳳。蓋取感麟歎鳳之義。其畫甚精。亦不知何代所爲。蔣密學堂謁廟。令坊墻之。莫測其所謂也。其西有文翁石室。其南有高朕石室。比文翁石室差大。背有石像。朕或以爲勝。宋溫之璋洗石以辨之。乃朕字也。音持。稟反。相傳東漢人也。殿之南面有石刻九經。蓋孟氏時所爲。又爲淺廊覆之。皆可讀也。周公禮殿乃古之學。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唐明皇始以孔子爲先聖也。

武侯廟柏。其色若牙然。白而光澤。不復生枝葉矣。杜工部甫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其言蓋過。今才十丈。古之詩人好大。其事率如此也。工部詩及段相國文昌記。石龕於廟堂中。

大慈寺御容院。有唐明皇鑄像在焉。又有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其地有瑞草紋。謂之瑞草地。亦謂之花錦地。張乖崖公嘗令剗平之。封其門戶。後五日開復生如故。灑瀨堆在夔州江中。傳者云與成都石筍根相連。往時石筍下熾火。而灑瀨水沸。蓋妄也。或云出圖經。

劍門山崖壁。相傳有誌公和尚隱像。戴笠以拄杖擔經。望之宛然如真。又傳有白檀立崖石上。若雪色然。

予慶歷未得告歸過劍門關。關使羅君天錫遺予香數兩。且言有一卒曾爲井匠。由崖縫中以兩肘拐石而上。伐一巨枝。乃枯柏也。其香酷烈。非常柏之類。二物者幾千百年。行人往來無不瞻仰。至天錫時始知爲柏。則誌公亦可知矣。

嚴仙觀卽嚴君平拔宅仙處。今其地可一二頃。陷尺許。謂之嚴仙觀。至今有拖腸鼠。相傳當時墮地者遺種。又云嚴卜真人乘鶴上昇之地。南宋元嘉三年建有七星巖。

初孟氏時。蜀之邑里常患盜。眉州陳氏常依青神縣東山以避之。蜀旣平。公弼之祖母史氏議徙族於邑中。乃西過江。擲金釵中流曰。今聖天子在上。吾不復過此。以與賊爲仇也。噫。婦人女子乃知喜治如此。況賢者乎。可以見一方之人情也。

淳化中。張鄧公士遜爲梓州射洪縣令。會歲旱。禱於白崖山陸使君祠。遂雨。公立庭下。若聽命然。須臾足乃退。蜀人刻石。記其事於祠中。

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張公詠察其有聞於鄉里者。得張及李暉。張達。屢召與語。民間事。往往延入臥內。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皆薦於朝。俱爲員外郎。而蜀人自此寢多仕宦也。

張尙書詠在蜀時。米斛三十六文。絹疋三百文。公計兵食外。盡令輸絹。米之餘者。許城中貧民買之。歲凡若干。貧民頗不樂。公曰。他日當知矣。今米斛三百。絹疋三貫。富人納貴絹而貧人食賤米。皆以當時價於

官無所損益。而貧富乃均矣。此張公之惠於蜀之人。懷思之不能已也。

張尙書再任蜀。承甲午庚子年後。戶口凋喪。久之乃諭僧司。令作大會。集四路僧。以觀民心。與其登耗。是時荐更亂離。人家稍復生業。公大喜。文潞公守成都。僧司因用張公故事。請作大會。公許之。四路州軍人衆悉來觀看。填溢坊巷。有踐踏至死者。客店求宿。一夜千錢。自張公至是。四五十年間。蕃滋不啻數千百。地不加廣。而人衆如此。取之。又日益多。可不慮哉。初。人家門前。各以闌狹管認。僧衆茶湯。其一僧遺袈裟笠子而去。行茶者至衆。皆以爲聖僧羅漢。爭分袈裟笠子。無子遺者。頃之僧還。乃登廁來。衆大笑。復集錢市袈裟笠子償之。至今傳之爲笑。

田元均密諫。况寬厚明辨。其治成都。最爲有聲。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莫不盡得其情。故決遣未嘗少誤。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蜀州江有硬堰。漢州江有軟堰。皆唐章仇公兼瓊所作也。鮮于惟幾蜀州人。爲漢州軍事判官。更爲硬堰。一夕水暴至。蕩然無子遺者。蓋蜀州江來遠。水勢緩。故爲硬堰。硬堰者皆巨木大石。漢州江來近。水聲湍悍。猛暴難制。故爲軟堰。軟堰者以粗莖細石。各有所宜也。自惟幾改制。市畢工而壞。前人之作。豈可輕變之哉。惟幾名享多學。能碁又善醫。其爲人自強。人謂之鮮于第一。

文潞公任成都府日。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

也如此。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爲之出城置會。是時薛公奎以是日會於大東門外。有戍卒扣鄭龍腦家求富貴。鄭卽以銀匙筯一把與之。旣出。隨以告人。至第二巷尾客店。升屋放火。殺傷人。相次都監至。捕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卽下就擒。都監往白薛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斬却。民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作此事。元不預謀者各作一邊。於是不敢動。惟首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聞。遂不及賞。長孺乃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乃敢決如此。

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王氏不許。親爲煮藥致食饌。左右爭勸止之。則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省視。後當誰使者。王氏之子黎洵。嘗與予同舉太學。爲予言之。僞僂卽其孫也。

蜀有孫太古。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性高介。不娶。隱於大面山。時時往來導江青城。故二邑人家。至今多藏孫畫。亦藏畫於成都。今壽寧院十一曜。絕精妙。有先君題記在焉。又有李懷衰者。成都人。亦善山水。又能爲木石翎毛。其常所居及寢處。皆置土筆。雖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遲

明模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爲也。又有趙昌者。漢州人。善畫花。每晨朝露下時。透欄檻諦玩。手中調采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謂趙昌畫染成不布采色。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爲采色所隱。乃真趙昌畫也。其爲生菜折枝果實尤妙。三人者平生至意精思一發於畫。故其畫爲工而能名於世。又有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之久。其畫遂亞於昌。其爲人亦精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

黃筌黃居采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爲翎毛。其家多養鷹鷂。觀其神俊以模寫之。故得其妙。其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既多。養鷹鷂則買鼠或捕鼠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爲業者。其所置習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奕之具者。子孫無不爲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慎哉。予嘗爲梅聖俞言。聖俞作詩以記其事。

蜀有朝日蓮。蔓生。其花似蓮而色白。其大如錢。人家以盆貯水而植之。朝生於東。夕沈於西。隨日出沒。可以測候時刻。又有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則動搖如舞狀。以應拍節。唱他曲則不然。予熙寧乙卯還鄉。見朝日蓮。日出則出。日沒則沒。無東西也。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此傳者過爾。

蜀江有鹹泉。有能相度泉脈者。卓竹江心。謂之卓筒井。大率近年不啻千百井矣。每筒日產鹽數百斤。其少者亦不下百十斤。兩蜀鹽價不賤。信乎食口之衆。

蜀之產茶。凡八處。雅州之蒙頂。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峯。彭州之壩口。漢州之楊村。綿州之獸目。利州之羅村。然蒙頂爲最佳也。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其芽長二寸許。其色白。味甘美。而其性溫。

暖、非他茶之比。蒙頂者，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李景初與予書言：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其次羅村，茶色綠而味亦甘美。

蜀之蚊蚋，惟漢州爲最著。瀕水處，蛙聲亦爲多。唐相房公琯作西湖，無蚊蚋及蛙聲。周禮蠹氏掌去蠹，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殆用此術，然不載蚊蚋之禁如何。而同歷數百年，其術不衰。予熙寧乙卯宿西湖，雖無蛙聲，然有蚊蚋。或云近始有，或云誤傳。



# 東齋記事卷五

英宗皇帝未生。濮安懿王夢二龍戲日旁。俄與日俱墜。以衣承之。大纔寸許。將納於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見於雲中。一龍人言曰。我非汝所有。生之夕。又見黃龍數四出入臥內。豈不神異哉。

仁宗朝。原國公承炳。冬至侍宴於崇政殿。仁皇數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卽廷中賜纒。親視其升。勅御士送還邸。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輩行呼。而不名之。公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悟而告家人曰。吾數盡矣。具冠帶將朝而卒。

有堂吏嘗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闕火山軍解文。無姓劉人。明年劉輝作狀元。輝能作賦。有聲場屋。人不以行許之。歷江寧河中簽判卒。

馮當世參政之父式。爲左侍禁。以終。當世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旣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爲荆南通判。視其所題。無一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矣。

王珪母李氏嘗謂人曰。吾兒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元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自孟母擇鄰之後。無復有賢德之母。光於史牒。珪母乃以交之賢。卜其子之貴。噫。知子莫若父。未聞有母之知子也。異乎哉。

孫夢得參政。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

之不可問。其有孫賈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忬。既寤，遂改名忬。因字夢得。又數日至華陰，與數同人詣金天帝廟，乞靈且求夢。夜中夢明牕下草制詔，諸人相慶曰：他日爲知制誥翰林學士矣。雖未以爲信然。乃陰自喜。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爲集賢院知制誥。如其夢云。又言某初得此夢甚喜，及才作翰林學士，頗嫌之矣。人心是無厭也。是時夢得已爲參知政事，俸祿差厚，其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費過之。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卽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旣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曾魯公生日放生以蠟蛤之類，以爲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旣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蚶數卷者，卽遣人放之。是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間，家人市一巨蟹，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怪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蟹也。卽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公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廚，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暴天物則可矣。沈文通以龍圖侍講知杭州，州人好食蝦蟆，文通一切禁之，終二年人不敢食，蝦蟆亦不生。及文通代去，其禁遂弛，而復生如故。此物理之不可致詰者也。

三言副使因淫亂卒。數下詔處其家。事今三言使薛公向泊大勅舉轉京官。居處密邇。因謂其子下詔時。幸一相報。一日二更後來報薛。薛因往。才至廳上。泊卽云薛殿丞在廳上。請入來。薛遂入。謂之曰。以副使平生且將享遐壽。至大位。何爲止此。泊曰。有罰。惟犯上帝與不孝則然。薛因謂曰。公平生未嘗有犯上帝與不孝事。何爲有罰。曰。上帝則不犯。然三世不葬矣。所憑而下詔者小婢。才十二歲耳。

嘉祐末。一婦人牽羊。羊有三口。其二近耳。亦能食物。以青布幕之。得錢則裹以示人。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時微風不知所從來。觀鳥之所向則可知矣。蜀有鮒魚善緣木。有聲如啼兒。孟子所謂緣木求魚者。以其不可得也。是亦未聞者矣。王崇班滿嘗言。治平中京師有兩鮭魚。墮於木上。此爲異矣。

江湖間築池塘養魚苗。一年而賣魚。插竹其間。以定分數。而爲價值之高下。竹直而不倚者爲十分。稍欹側爲九分。以至於四五分者。歲入之利。多者數千緡。其少者亦不減數十百千。京師大水時。城西民家油坊爲水所壞。水定後。甕中得魚千餘斤。與油價相當。

宋君垂嘗言嘉陵江上見二鷗。擲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飛也。其胎教之意乎。白子儀言亦然。又言翅羽未成。則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蓋其天性俊勇。子應之曰。是亦躁進之類也。

白子儀言。歸峽間多虎。能役使鬼。一日昏夜。叩人門作人言。出應之。攬之而去。人言者。乃鬼也。旣食人。又能攝其魂而役使之。或見其形。或聞其聲。皆強魂也。

白子儀爲予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皮之。并其子賣於龍泉蕭氏。其子號呼數日不食。蕭百端求其所嗜飼之。乃食。又待旬月。示以母皮。跳躑大呼。又不食。數日而斃。其天性也如此。況於人乎。蕭嘗舉進士。失其名。爲作孝猿傳。

予嘗於朝天嶺見猴數百千。連手而下。飲於嘉陵江。旣飲復相接而上。周匝而後已。最大者二。其一居前。其一居後。若部將領然。甚小則母抱持而下。彼中言曰。每盜人麥禾。則以蔓纏其身。以插其莖稈。人有得其藏者。謂之胡孫倉。可以致富。蓋麥禾果實無不有者。

叩竹鞭以箠馬。則愈久而愈潤澤堅韌。以擊貓。則隨節折裂矣。

鐵礮以鍛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椎皂莢。則一夕破碎。王右軍帖嘗言。獨活無風則不動。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溼。出水則溼。可以見矣。入水則乾。何以驗之乎。

歸州民家自漢王昭君嫁異域。生女者無妍醜。必灸其面。至今其俗猶然。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爲夫婦。生八男子。則前史所謂迭爲君長者也。此事得於趙志忠。志忠嘗爲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史雖載八男子。而不及白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馬。予嘗書其事於寶錄契丹傳。王禹玉恐其非實。刪去之。予在陳州時。志忠知扶溝縣。嘗以書問其八男子迭相君長時爲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而云約是秦漢時。恐非也。

張文裕言。契丹嘗云。其北室韋人皆三眼。見二眼者則驚怪之。又言有牛蹄突厥。今永寧軍庫中。有突厥

脚二皆牛蹄也。然前史書室韋突厥傳並不載之。

蕭慶嘗言契丹牛馬有熟時有不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予問其故。曰。有雪而才露出草一寸許時。如此則牛馬大熟。若無雪或有雪而沒却草則不熟。蓋契丹視此爲豐凶。

戎潰戎人謂掃地爲宰沒坤。坤地也。宰沒掃也。



# 東齋記事補遺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媿服。

仁宗皇帝將祫饗，韓持國爲禮官，建言：皇后廟孝章淑德，章懷神主不當合食於太廟。下待制以上議。議者凡十餘人。孫夢得、武平仲、楊侍講、向龍圖、劉原甫、王景彞、何聖從以爲當食太廟。歐陽永叔、楊叔子、華長文、唐子方、希仁、錢資元、盧公彥以爲當從持國論。卒爲二議以上朝廷以爲日迫，且依舊合食。須後別議。而武平仲當草詔，其辭竟主其所議。自後亦不復議。皇后別廟者，以其不可入太廟也。合食而入太廟，又何必爲別廟哉？其議論之難合也若是。

張尙書守蜀，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寶封與僧正云：俟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兔褐，繫草縉，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像於府治及寺觀中。

曹太尉瑋知秦州，西番內寇。是時公方灼灸才數壯，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灸瘡愈，癩大數寸。蓋用氣力使然也。曹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如此。

毳路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二府文臣不得賜。武臣而得賜者。惟張耆爲樞密使。李用和以元舅。王貽永爲駙馬都尉。李昭亮亦以戚里。四人者皆兼侍中。出於特恩。范文正鎮青社。會河朔艱食。時青賦在博州置場收納。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止戒民本州納價。每斗三錢。給鈔與之。俾簽幘者輓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攜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齎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幘稟教行。及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尙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潞公嘗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某有壻爲縣中巡檢。幸公庇之。又言曰。某非獨敢奉干。亦有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影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爲此人所持計。君之來必辨之矣。於是盡得其姦狀。上於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

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河北咽喉。先朝用才如何承矩。護邊累年。官止諸司使。又刺史李允。則凡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用人太輕。而賞典過厚。非制敵之術。公爲御史中丞。嘗留百官班。以廷爭張堯佐事。仁皇急遣使爲止之。罷堯佐官。充景靈宮使。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豫給緡錢貸之。至夏秋。輸絹於官。預買絹紬。蓋始於此。契丹有馮見善者。於接伴勸酒。見善曰。勸酒當以其量。若不以其量。如徭役而不分戶等。高下也。以此知契



丹徭役亦以戶等。中國可不量戶等役人耶。大戶小戶必以此出也。

張文孝公觀性沈靜。未嘗行草書。自詠詩云。保心如止水。篤行見真書。人以爲着題。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藝。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節。大抵不足則誇也。

劉隨待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胡旦作大硯可數尺。鑿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塚中。

史中暉之母張氏能知人。觀其所爲。而知其貴賤貧富。文潞公張杲卿高敏之初舉進士時。皆館其家。張氏極禮待之。言潞公杲卿敏之大貴。且有名。及達。皆如其言。中暉名炤。爲光祿卿。

于彭年深於術數。一日有報杜祁公作相者。彭年曰。百日宰相。後如其言。彭年名壽。

周式贊薛簡肅所業。庭松詩云。花前嫫母陋。雪裏屈原醒。公大稱之。

王質知蔡州。毀吳元濟廟。立狄仁傑李愬像。號雙廟。

故老能道蜀時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懼。合廷臣謀所以拒天兵者。費鐵背越班而對。衆謂鐵背不獨有口才。兼有膽勇。諦聽之。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是衆笑而退。

荔枝熟。人未采。則百蟲不敢近。人纔采。則百鳥蝙蝠之類無不殘傷。故采荔枝者。日中而采之。成都十邑。惟新繁稅平。初定稅時。有姓趙者相地肥瘠。以爲稅入輕重之數。至今人謂之趙均平。

有諫議周恂者。知安州時。一日之園。管園吏見一大蛇垂於欄楯之上。熟視之。乃周恂醉而假寐也。于壽亦嘗言。周恂於相法爲蛇精也。

世言棘能辟霜。蓬能碎砂。物理相感也。有蓬生處則砂不聚。花果以棘圍之則茂。

世言疥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得於人義也。令人兩手揩擦禮也。生指罅骨節間智也。癩必以時信也。于膏患此自十一歲。至於十九歲方愈。今六十有六。復患。知五德爲最詳。故錄之。



苑 談 老 國

編 玉 君 王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  
學海及歷代小史學津討原皆  
收有此書百川宋本故據以排  
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 國老談苑卷第一

宋 夷門隱叟王君玉編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開寶中。御廡新調。御馬成進。太祖御宣政殿親閱時。太宗尹天府。亟召之。既至。俾自殿陞乘之。太

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令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太皇太后止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

太祖卽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器。凡十副以賜之。復幸其第。因謂質曰。卿爲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名。望陛下察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旣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卽趨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況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爲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於世宗。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宣祖憚之。密請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嚙賊奪志。以圖報効。挺身死戰。血濡袖。旣而擒

暉淮南平。上功居第一。王業肇於是矣。向若苟私循軍移。世宗有命。則得禍無類。又安能建不拔之基。以延祀於萬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於清流山下。士卒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常破敵。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鍾而應之。旣平。鳴鍾因爲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鍾記。

太祖嘗暑月納涼於後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卽退立閣門。使督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閣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人。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卽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卽不才。不足動聖願。臣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太祖歎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留後呂餘慶趙普於京師。普因私謁。太宗於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雲龍。變家爲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卽以聞上。太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宰臣撥官。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勳。宜當加等。於是授侍郎樞密使。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啟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太宗志遵儉謹，每居內服澣濯之衣，或有穿者，則命緱補以進。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待之。巡行殿籩畢，以爲從藥糊之須，率皆副焉。又以柏爲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

真宗初卽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真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堯王山成，合宴以賞。真宗預焉，酒方洽，王指爲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坦曰：「聚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爲宛丘令，田賦充而遷，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倍彼賦，非聚血而何。上不擇而輟宴，還第乃去山爲壁，寫儒行篇。他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太宗聞之，意有屬焉。」

真宗在東宮一日。太宗勸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蹟。誠爲祕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太宗大喜。顧謂之曰。他日之英王也。

仁宗在儲宮。真宗慎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真宗曰。太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令以付卿。其志心以導吾子。宗道退讓。敦獎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卽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學書。適遇江陵王欽若奏章上達。因飛帛大書王欽若三字。既罷。左右取之。呈於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緘爲湯藥。馳驛以賜欽若。卽口宣召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

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忘其姓名令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卽位。令因部夫犯賊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賊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止。賊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二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卽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令。刑統中強率斂入。已並同枉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於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



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贊之後。以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太祖意者。因請之於上。或拂之於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尅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度食。且戒左右。是將進御。當密行之。泊事寧。咸訪具親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珠金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於方鎮。由質絕之。爲相輔。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庫廡。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爲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卽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客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鷲禽於後苑。見德驥。奏曰。陛下以放禽爲急。刑獄爲常。臣切未諭。上怒舉持玉鉞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於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

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從而悔。厚賜以遣之。

寶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搢紳許以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略。以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筠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權某爲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贄。穀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權於閣中書之。穀曰。吾嘗愛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卽與書之。穀突入閣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卽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皇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釋爾。遂并馬券取之。

又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帥開宴。置金鐘以爲罰爵。穀後因臥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鐘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鐘病眼明。其苟得無恥之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卽賦詩于郵亭云。非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嘶九曲濱。請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狡譎多此類也。

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爲己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卽命二婢箱繫。

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輿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常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歛歔掩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溫叟累居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饋。知貢舉時。有經學門生居畿內者。獻粟草一車。溫叟却之。其人曰。此物出於躬耕。願以致勤。溫叟不得已而受之。卽命家人置衣一襲。以爲答。計其直卽倍於粟草矣。自是無敢獻遺者。爲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聖駕方御樓。溫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曰。此門按故事。非賜大誤。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軍庶幾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却。導從者。不欲警彼耳目也。非禮勿動。臣職當風憲。敢不言之。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罰。

趙普自樞密副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罷相。中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字。太祖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爲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所行。非帝王所親之。太祖俄曰。卿問陶穀竇儀。必有所說。普乃召問之。儀曰。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相。然當時册命輔相。卽不知何人。今皇帝京尹官是中書令。此正宰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入奏。遂命太宗署勅焉。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費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儆戒於朕。興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未幾南遷，常誦此詩句。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於琴，嘗著琴箋，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徽，非因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於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

李遵勛、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勛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每朝退，端服來侍，偶賓至，則導茗酪焉。張詠爲兵部尙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願斬之，以謝天下。

# 國老談苑卷第二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織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柰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泊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真宗命內嬖爲肉糜。宸翰絨器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壻蘇耆力排而止之。

張知白爲參知政事。嘗言參政之名。實貳彼相。禮當隆之。每乘馬直入政事堂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劄。眞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尙喧沸。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螿蟀。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螿蟀至螿蚋。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錫知制誥。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民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審設呂蒙正已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旣宴薦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旣至。宴主客謂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蚕。故肉不去皮。楊億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億列賀焉。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尙哉。未幾辭親逃歸陽翟別墅。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馮拯姬媵頗衆。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爲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爲正言。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飡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懇。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油。雖困軒馬廐。必用蠟炬。

陳恕長於心計。爲鹽鐵使。釐宿弊。大興利益。太宗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嘗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勛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爲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仲函文之禮。刻石爲記。未幾億卒。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尙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兼餌蘆朮。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謹儉率己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祥符中議營昭應宮。計其工十五年而成。丁謂總領其事。以夜繼晝。每繪一料。給燭二條。踰七年而就。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櫝食原於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具兩櫝。櫝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爲參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遷諍不已。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故風采聳動。雖姚宋佐唐。蕭曹出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真宗覽而嘉之。

張詠鎮杭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有甲氏贅於某家。父將死。手券以與之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於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旣成立。甲氏執遺券以析之。數理於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微彼券。則爲爾患在乳臭中矣。遽命反其券。而歸其資。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每中書罷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游其間。雖家人罕接焉。

查道罷館陶尉。與程宿寓於逆旅中。夕有盜取其衣。旣覺呼宿曰。衣有副乎。翌日當奉假。盜聞之。棄獲而去。



寇準謫營道。惟衣裘繫爲相時所得金笏頭帶。當權希時者諷其渝禮。準拒之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未見禮之失也。諷者慙慙而退。

丁謂在朱崖，家于洛陽，爲書敍致。真宗恩遇，厚自刻責，且勵家人不可與怨。遂寄洛守託達於家。洛守不敢私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雷州之命。

王旦在中書，東封西祀，悉嘗總領祥符中，處士魏野令山童持詩以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其詩，累於上前求退，不遂。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

丁謂既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爲文以自敍。其略曰：補仲山之袞，雖盡巧心，和傳說之羹，難調衆口。既至貶所，教民陶瓦，先爲公宇，次營所居之第，爲小樓，日遊其上，閱書焚香，怡然以自得。後將有衡陽之命，諫官劉隨上言曰：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嗣君，合取頤顛置之郊廟，遂中止。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

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寇準初爲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山云。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日暮江南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慘。末年果南遷。

种放以諫議大夫還山。眞宗命宴餞於龍圖閣。羣臣賦詩以贈行。杜鎬學士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音句鏘越。一坐盡傾。上尤善之。

徐鉉爲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淳化中。上苑象斃。太宗命使宣問鉉。鉉對曰。請於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舊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賞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賀蘭歸眞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眞宗朝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眞聞。乃召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眞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盧多遜旣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槨。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遂時易衣。至祥符中。猶然。

王欽若母賓古同倅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

而獨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眞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與陛下收天下心。眞宗流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宸眷之厚。

張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詰之。爾於鄰作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家。不遂。構怨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貸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罪。而謂神明矣。

寇準掾雷康。丁謂謫朱崖。將假路於雷康。準聞之。竄遂誠寃於謂。今謂窮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致仇。當爲防之。於是聚令博奕。亦閱之。詰旦。聞夜三更謂往矣。乃令散。

李宗諤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詩載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慘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不第歸。太宗覽之大喜。持詔預宴。卽日改官。

祥符中。天書降。羣臣稱賀。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佑以垂報。治乖於上。則出異以警戒。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妖惑上聽。眞宗雖不開納。然甚奇之。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

丁謂爲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高官是強名。未幾而籍沒資產。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其中書時。總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職爲挽郎。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陶鑄。

齋郎又挽郎。維對曰。自然堪淚下。何必更殘陽。未幾而謂敗。至朱崖。撰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命集。其詩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之句。

## 四庫全書提要

國老談苑二卷。舊本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作國老閒談。卷數與此相合。而註稱夷門君玉撰。不著其姓。然則此名後人所改。王字亦後人所增也。是編所紀。乃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雜事。於當時士大夫頗有所毀譽。尤推重田錫。而貶斥陶穀。其餘如馮拯諸人。俱不免於微詞。雖閒或抑揚過情。而大致猶據實可信。如范質不受賂遺。竇儀議令皇弟開封尹署敕。趙普請從征上黨。曹彬平蜀回。囊中惟圖書諸條。宋史皆採入本傳中。他亦多敘述詳贍。足與史文相參考。惟記太祖清流關之戰。謂臨陣親僞驍將皇甫暉。不知暉兵敗見擒。送壽州行在。周世宗尙賜以金帶鞍馬。因創甚不官。治而死。並非戮之陣前。又謂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遂爲定制。案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乃後人感暉之義。以資追薦。亦非爲太祖助戰而起。此則傳聞之譌異。未可槩從。至謂太宗嚮用老成。寇準欲求速進。遂餌地黃蘆葶以求白髮。恐準亦未必至是也。





凍水記聞  
附補遺

(一)

司馬光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聚珍版叢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學海本於十六卷外多補遺一卷聚珍本則併入十六卷中又學海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聚珍本參稽釐訂視學海本爲優又學津本覆刻聚珍故據聚珍排印



# 涑水記聞目錄

卷一	四十六條
卷二	二十八條
卷三	二十九條
卷四	二十一條
卷五	十七條
卷六	三十六條
卷七	二十二條
卷八	三十五條
卷九	三十九條
卷十	二十七條
卷十一	十四條
卷十二	二十五條
卷十三	十七條

卷十四 二十四條

卷十五 十七條

卷十六 三十條

臣等謹案、陳水記聞、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諸書、已著錄、是編雜錄宋代舊事、起于太祖、訖于神宗、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曰記聞、或如張詠請斬丁謂之類、偶忘名姓者、則註曰不記所傳、明其他皆有證驗也、間有數條不註者、或總註于最後一條、以括上文、或後來傳寫、不免有所佚脫耳、其中所記、國家大政爲多、而亦間涉瑣事、案文獻通攷、溫公日記條下、引李燾之言曰、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共議、取實錄國史、旁採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今所傳記聞及日記朔記、皆後紀之具也、光集有與范祖禹論修長編書、稱妖異有所警戒、談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云云、此書殆亦是志歟、至于記太祖時宋白知舉一事、自註云、疑作陶穀、記李迪丁謂鬪鬪一事、前一條稱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制罷謂政事、惟演乃出迪而留謂、後一條稱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种世衡遣王嵩反、間一事、前一條云、問旺榮、後一條云、問剛朗、凌招撫保州亂兵一事、前一條云、田況、後一條云、郭逵、聞見異詞、卽兩存其說、亦仍通鑑攷異之義也、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陳水記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敘劉永年家世

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于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荆公日錄以刪修焉、號朱墨本、是光此書、實當日是非之所繫、故紹述之黨、務欲排之、然明清所舉諸條、今乃不見于書中、殆避而刊除歟、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此書行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爲諱、蓋嘗辨之、以爲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伋、遂從而實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爲譏、知當時公論所在、不能以私憾抑矣、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三本、其文無大同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目錄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併、一本十六卷、又補遺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失于刊削、蓋本光未成之藁、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卽無一定之卷數也、今參稽釐訂、凡一事而詳略不同、可以互證者、仍存備攷、凡兩條複見、徒滋冗贅者、則竟從刪、其補遺一卷、或疑卽李燾所謂日記、案書錄解題、載溫公日記一卷、司馬光熙寧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遷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此卷雖皆記熙寧之事、然無奏對宣諭之語、且所記至熙寧十年、與止于三年亦不符、其非日記明甚、今仍併入此書、共爲一十六卷、以較舊本、卷數雖殊、要于光之原書、無所竄改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懷水記聞 目錄

四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蕭芝

# 涑水記聞卷一

宋 司馬 光 撰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太祖時爲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于驛門謹謀突入驛中太祖尙未起太宗時爲內殿祇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于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衆皆拜于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旂市汝曹今毋得旂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

明道二年先公爲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于蜀道驛中先公爲光言太祖不旂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京城巡檢（案）宋史韓通傳作京城內外都巡檢剛愎無謀

時人謂之韓瞳眼。其子少病。偶號韓驀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爲不利。通不以爲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間變。遑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于路。讎馬逐之。及于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卽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諷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東序。還卽帝位。羣臣朝賀。及太祖卽位。先命溥致仕。蓋溥其爲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鄭毅夫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于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若此。將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麩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

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還。

太祖初卽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于是衆心俱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漢高祖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有損畫壁者，怒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寢舍，汝豈得敗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搗者，上曰：「此何以異于常搗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搗首視之，搗首卽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魏舞卿云。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遺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遺焚之。

太祖初卽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歎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于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尙急于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



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右皆出石介三朝聖政錄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詢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構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諍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爲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筠爲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筠戰敗于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案宋史李筠傳及袁文廣順間許並作赴火死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關士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尙康寧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

鑄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數師。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詔趙普于榻前。約爲誓書。普于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太宗卽位。趙普爲盧多遜所譖。出爲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遣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爲相。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右皆趙興宗云。

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

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者甚厚與結婚姻更度易制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不親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耶始平公云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賜糧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制治于未亂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葭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于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實吾之股肱。牙爪。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爲建昌宮。晉改命曰大寧宮。周世宗後。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旣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汝能爲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爲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鐵撾搗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傅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尙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甚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爲治之道也。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爲記籍之。每一官缺。

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

右皆出三朝  
訓鑿圖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卽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遠軍。通遠軍，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涕泣，憾無死所。黨項羌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誚讓之。羌懼，卽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尙能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永德，周祖之壻也。爲鄆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右皆始平公云。

張美爲滄州節度使，民有上書告美強取其美女爲妾，及受取民財四千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旣來則何如？」對曰：「旣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活滄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勸美，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帝卽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爲。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遣美。曰：「語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無爲取于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美惶恐，折節爲廉謹。頃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世謂之滄州張氏。龐安道云。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爲廣南所虜。其妻莫氏并二子留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

得渭喜。以爲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爲侍御史。廣南轉運。渭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別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爲具奏。詔特爵爲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爲奏官。張公錫云。

周渭爲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材。擢爲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責而斬之。衆莫敢動。上聞益壯之。詔褒稱焉。出聖政錄。

王明爲鄆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尙寬。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明爲鄆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曰。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數日積薪芻至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明年無水患。太祖聞之。卽擢明知廣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內侍都知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玄坐于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遂與王雪中步行。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且止。其直廬曰。王且待于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開繼隆至。問曰。德芳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爲班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爲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由是詔。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做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有緣幃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

右出聖政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謂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敕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奏事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爲後患。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上默然。途中止。

藍元震云。

太祖事世宗于檀州。曹彬爲世宗親掌茶酒。太祖嘗從之求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卽位。常話及世宗舊吏。曰。不敢負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堯大云。

太祖時。宋白知舉。

疑爲陶穀。

多受金銀。取捨不公。恐榜出。羣議沸騰。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託上旨以自重。

上怒曰。吾委汝知舉。取捨汝當自決。何爲自我。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衆。白大懼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 涑水記聞卷二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太祖末。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四。常有怨于富平人。志必屠之。驅略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羣詣荆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于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無具裝。又劫掠所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爲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耶。我又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擒我耶。我爲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爲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耶。巡檢慚而退。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

曰。楊譚見手先教鏢。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及有蔭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鏢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齎糧若干。官爲封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旣而京兆最爲先辦。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畢。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尙書三司使。

李順作亂于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

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耳。（案原本太宗說太祖。宋朝事實改正。）乃詔昌言行所至卽止。專以軍事付王紹宣。（案紹宣。宋朝事實改正。）罷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鳳

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永興三州。入爲御史中丞。眞宗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

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旣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

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連及王欽若。亦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昌言操意熾險。誣陷大臣。昌言

自戶部尙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鉞爲戶

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李順反。太宗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爲元帥。昌言爲人辯智。于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旣行。

時有峨眉僧茂貞。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折頰。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遣遣使者追止其行。

以兵付諸將。留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爲後援。事平。罷參知政事。知鳳翔府。（王原叔云。）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某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既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箠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矣。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透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止，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于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廳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于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晉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

爲檄言陰陽人狀。國家不利。八月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兵。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玳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旣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尙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尙留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得待罪二府。固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貶。招討知秦州。王居日云。○(案)李攸宋朝事實載此。有互異字句。而大略相同。

曹侍中將薨。真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才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卑之。主者對曰。舊如此者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也。命牽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徑來于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

太保威靈。願得五十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與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于是虜鳴笳而遁。瑋以大軍征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濠。西邊由是懾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于額。呼之爲父云。全昭

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弈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亟歸告其將。盡殺之。伯康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意。彬曰。吾聞此人新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張錫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恥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夜浮江津。周世宗時及第。爲拾遺。是時太祖已爲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及太祖卽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爲晉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可殺。其後左遷爲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卽位。始召之。用爲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爲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徽之疎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今爲祕閣校理。黃希

光祿寺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爲誰。左右以濟對。上卽以授之。

魏廷式爲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哀斷決之。非爲宰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悅。卽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堯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旣成。召官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俯首不

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峻急。里胥臨門

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聞是言。時亦爲假山。此上

二十一字。原本脫去。今參證王侁東都事略補入。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

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

坦檢束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爲善耳。今王不能

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杖之

數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宮。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亦重之。右出聖政錄。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爲右正言。直史館

繼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戒。禹

僞爲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比。上嘗曰。當今文章。惟王禹偁獨步耳。

王禹偁子嘉言。爲館職。平時若愚騷。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言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言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而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言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不能勝吾子也。平公云。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爲樞密院使。呂端爲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曰。嚮者主上召君何爲。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必預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陛下以爲何如。準曰。陛下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入覆奏之。卽召閣門吏役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本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讎。而堅其叛心也。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請直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

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端策。其母後病死于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德明，竟納降請命。張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上所在。衆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爲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未晚也。王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閉門推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王宜父云。

蘇王元偓，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楊樂道云。

太宗時，寇準爲員外，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以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請用爲樞密直學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則可也。陸子云。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爲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鄂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卽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左拾遺。太祖登極，游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僞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



久之召爲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卽位。屢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才。尋命之攷校貢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爲中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穆贈工部尙書狀。出穆行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翰林學士。唐子方云。

周仁冀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鯁臣也。俶爲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虎子爲刺史。以仁冀代爲丞相。仁冀說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道入朝。太祖禮而遣之。太平興國三年。仁冀復從俶入朝。盧多遜說上。留之。勿遣。俶朝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爲。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固爭。以爲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定速納兩浙地圖。請效士爲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國王。俶子惟濟淮南軍節度使。兼侍中。以仁冀爲副。俶辭。又更除鄧州。(案)宋錢俶

春。徒封鄧王。

以仁冀爲鴻臚卿。

(案)宋史錢俶傳。太平興國三年三月。來朝。實佐崔仁冀等。賜金銀帶器。鞍馬。有差。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爲節度使。不別著周仁冀姓名。疑卽崔仁冀。而傳寫互異。卒之。

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也。子方云。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此詩名大振。

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爲。聞其與趙中令爲仇。曰。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

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幾。多遜敗。富公云。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于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陰以白上。曰。普身爲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王時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捐于館。不復再來矣。

張藏英。燕人。父爲人所殺。藏英尙幼。稍長。擒讎人。生樹割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讎。張孝子。契丹用爲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汝非敵也。不下。且見屠。藏英素爲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城人開門請降。張文裕云。

# 涑水記聞卷二

太祖時趙韓王普爲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于韓王。置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寓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然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至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程熙云。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爲之運宮中珍寶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爲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于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閣門進榜子云。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爲誠。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爲奴巫。

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奴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爲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單州。遭父喪。起復。至道初。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駁。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州。出宋次道所爲神道碑。

王禹偁爲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爲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調邊事。行間諜以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鄉。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出神道碑。

眞宗卽位。召王禹偁于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羣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蘄州。尋詔還朝。禹偁已卒。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爲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故胡殺之。眞宗卽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爲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養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員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近萬人。宜

糾以舊制。遠舉場于有司。至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譽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輕繫。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遣馬五十匹。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去。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此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仇讎。世以爲知言。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歎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尉。卽召對。擢大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降。仁宗閱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孫也。令無降等。面問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出次道所撰碑。

張洎爲舉人時。張洎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稱從表姪孫。旣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庶僚遇之。洎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諡議云。亢而無悔。洎廣引經傳自辨。乃得解。事見國史。

張洎與陳喬。皆爲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效死于李煜之前。喬旣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責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爲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時。洎爲員外郎。判攷功。寇萊公判流內銓。年少

倨貴。每入省。泊常立于省門。聲折候之。萊公悅。引與語。愛其辨博。遂薦于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泊而死。薄其爲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泊皆厚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于待詔。曰。人言皆張洎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爲上言。泊學術該富。智識宏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參知政事。泊女嫁楊文僑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語以爲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僑公修國史。爲泊傳。極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幘頭墜地。趣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卽以嗣宗爲狀元。昌言次之。初爲秦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嘗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冲召嗣宗謂曰。汝爲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冲曰。佳果更將新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枷。冲悅。卽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祕書丞知橫州。上遣武德辛之嶺南。訓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喜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瀘州。後知汾州。事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狐數十頭。盡皆殺之。韓欽聖云。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于祿位。嘗朝退。過關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

而醫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所有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之。將馬不繫于柱。恐其繫絆。或傷之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鞍曰。賤畜。吾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繮羈耶。龔伯建云。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真宗時俱在清貫。詢好潔衣服。哀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汗。度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面如刻削。時人爲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頗尙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聯。釘于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爲轉運使。令人負礪礪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誤。則于地倒曳之。故從者憑依其威。妄爲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輕捷。爲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也。謂貌睢盱。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爲真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耶。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借聲爲也。敢望園中獅子乎。衆大笑。朝士上官闢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爲上官闢。借聲爲鼻。何能知下官口。及爲參知政事日。或謂曰。公爲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立取除書示曰。敕命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墜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石參政也。嚮若瓦參政。齧粉久矣。中立爲參知政事。無他材能。時人或以鄭瓘方之。未幾罷爲資政殿學士。不復用。老子家。

先朝時銷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爲奇異。試不中。皆以責罰爲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年。銷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爲宰相。韓億爲樞密院副使。旣而解牒出。堯佐子博古爲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衆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謄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宮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爲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爲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于是詔今後銷廳應舉人。與白衣別試。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衆試于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額故也。慶曆中。又詔文武銷廳試者。不復限以舉數。故事。銷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復升之。宋靜曰。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韓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靜。試卷。皆不得預。攷官奏。鎮靜實有文。久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勢得之。乃聽攷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景仁。成都人。與兄鏊。皆以詞賦著名。自吳育。歐陽修。爲省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時人以是賢之。靜字子鎮。眉州人。廬州曾紹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間。吏治簡易。民俗富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也。嫁娶者。宗族競爲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傷今不然。



慶曆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執中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貽參

知政事工部侍郎丁度樞密副使諫議大夫端明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王堯臣見上判官

刑部軍知永興資政殿大學士鄭戩端明殿大學士圖閣王堯臣李淑翰林學士院孫并同判楊察

張方平三司使資政殿學士范仲淹知曹州任中師南京留守王舉正知鄆州富弼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判三功院

柳植知秦州梁適知鄆州龍圖閣學士王堯臣宋祁並見上樞密直學士益州文彥博知許州李昭直龍圖閣直學士秦

王拱辰提舉諸司宋祁給事中中書門下平章事徐衍知杭州方偕知渭州程戡知延州孫沔知慶州

州孫祖德知徐州張錫田況居憂御史中丞高若尚書左丞給事中高觀諫議大夫知江寧李資知

府張存劉沆知滑州張錫田況居憂御史中丞高若尚書左丞給事中高觀諫議大夫知江寧李資知

制誥楊偉彭乘趙槩判流內銓錢明逸天章閣待制沈邈知河中府王子融知蘇州孫宗諒楊安國陝西都轉運使魚周詢

張安壽曰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事覺時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

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獨上書言修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

昧之事輕加污讎臣與修蹤跡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淡

然如平日久之修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嘗令槩求去乃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

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祕閣下夜召入禁中訪以外事近歲直者惟申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衆宰相不能悉領理向敏中時為諫官上言請分

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臣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爲之。近歲用人頗輕。清流皆恥爲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其獄上請先下審刑。既令詳議官投均分之。略觀大情。卽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書。槩定覆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重抄節目貼黃。六人通觀。署定乃奏。其有不當則駁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小。屬吏凡有事。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申狀。

原叔曰。陸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墮牀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人嚮者呼參。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爲縣令。有劫盜繫甚急。參愍之。呼謂曰。汝迫于飢寒爲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告參。參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齋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于詩者。人皆傳以爲笑。蔡文忠公以爲有淳古之風。薦之朝廷。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蒙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音便。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實。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爲。不減劉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問。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杞知慶州。

又曰。杜杞字偉長。爲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爲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勅其築信專殺之狀。旣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藥局奉御。職上樂。是時尙楊二美人。方有寵。每夕竝侍上寢。上體爲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爲言。未能去。入內侍省。都知閻文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召氈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不肯行。文應批其頰罵曰。宮婢尙復何云。卽載送別宮。明日下詔。以尙氏爲女冠。楊氏爲尼。立曹后。

道粹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政事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許公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牙官。皆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牙官。自率府副使因遷爲遙郡刺史。俸祿十倍于舊。國再益廣。于今爲遷。〔案〕此下似有闕文。

又曰。范諷性倜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輿鞠詠滕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爲中丞。九載。張士遜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己至二府。夷簡忌其剛伉。久之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中無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例。又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相矣。



# 涑水記聞卷四

叔禮爲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居逆旅及民家。闕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譁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者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翰林學士曾公曰。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災異。深自貶損。祕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陰陽之言。上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爲遷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爲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因言瑀所挾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宮職。上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關說于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李淑等薦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呂夷簡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耳。不若竝進二名。更請上擇之。衆以爲

然。明日以洙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于經術。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夷簡曰：請竝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上數年，專以術數悅上意。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撰天文會元圖上之。言自古聖帝卽位，皆乾卦御年。若漢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書問御史中丞賈昌朝。對曰：臣所不習。瑀與昌朝辨于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上問瑀：太祖卽位之年，直何卦？瑀對乾卦。又問真宗亦然。上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談。昌朝因劾奏瑀爲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詔落侍講，通判歙州。後知成州，坐事失官，遂廢于世。

傅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爲民。議者紛然，以爲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政，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尙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又曰：慶歷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轉運使沈邈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

言以卒數萬餘。修青州城。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遣上言。執中之短。詔以昭遣疏示之。執中慚恚。上疏求江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獲。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謂必得。賊自青齊歷楚泗真揚。入蘄黃。永吉自後緩兵驅之。賊聞後有兵。不敢頓舍。比至蘄黃。疲敝不能進。黨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超遷閣門通事舍人。又遷閣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美永吉獲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上謂宰相曰。陳執中可爲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復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卒。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使齎敕誥。卽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旨。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甫所言。旣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于是中書共爲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旣奏。上領之。退歸。卽詔吏出劄子。令襄甫且如舊供職。衍及得象旣畱。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畱。曰。曷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尙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卽日發遣。賈昌朝爲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鄆

州頃之得象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

又曰。執中之爲相也。葉清臣爲翰林學士。草其制誥。少所褒美。慶曆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汾州。過京師。袖麻詞草于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虛美。當執中爲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怨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無罪。惟陛下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資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府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爲戶部郎中。上命遷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書郎中遷左右郎。今遷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常有錫賚。執中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憾。過京師。復于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疏及日。陳者不可勝數。辭龍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亦不受。既而給赴長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乘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地。遂相忿鬪。由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昞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和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舉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爲主。不從。即以鎗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推監押章貴。貴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衆許之。遂立貴爲主。貴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齎詔諭之。況遣人于城下遙



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濠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尙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誕妄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于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即日開門。大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坑之。餘皆勿問。殿直加閣門祇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

(案)宋朝事  
實作張惟敏

與張昱之不協。在軍中密奏云。賊于城上呼云。斬張昱之

首。我當降。願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即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者爲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昱之落職。知虢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軍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人敢詢問之者。達日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殮于城南佛舍。

然後去。嗚呼。達誠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名以取祿仕也。獨能出于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于疊。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將及己也。若畏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王景曰。晉鹽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以此法令嚴峻。民不敢亂。煇煉官鹽大售。真廟以降。緩刑罰。寬聚斂。私鹽多。官利日耗。章獻時。景爲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謂不便。章獻力欲行之。廷謂大臣曰。聞外多苦惡鹽。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宮中鹽善耳。外間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亦多土鹽。不可食。欲爲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爲必如是。縣官所耗失利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之耗。何害。大臣乃不復言。于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卒行其法。詔下。各都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慶歷初。范傑復建議。官自運鹽于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錢于邊。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擢祥爲陝西提刑。又曰。太宗初築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遏敵寇之奔軼。使出一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爲水利。乃言可以限絕契丹。隄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溺民田。無有限極。其間合處又三十四里。而圖畫密相比。以朝廷有漕漕之役。敵自梁門遂城之間。積薪土爲甬道而來。曾不留行。又況冰凍。及自西山或不合處過。足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胡。河朔水災。所以甚于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敏補之水。不能北流。則愈南侵也。（案）此條有訛缺字句。

梁寔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醉而殺之。以書託于寔父。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爲吾功。力能辦西北。願未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爲國家行不信于蠻。獲小忘大。朝廷詰杞之所殺蠻數。爲卽洞中誅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對。亦有陰爲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處部員外郎數年。位至兩制。〔案〕杜杞殺五溪蠻事。已見前卷。此條復出。而語句略有不同。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尙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明。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耶。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王講。賜紫章服。

眞宗卽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爲諸王侍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圖待制。會眞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眞宗不納。遂爲解疑論以示羣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夫。知河陽。還爲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詔知兗州。上卽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爲翰林侍講學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奭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事。反覆申譯。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畫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觀鑒之助。時章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奭因言。古帝王早暮見。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幾。奏留中不報。上與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表致仕。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論。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尙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

二百匹。改工部尙書知兗州。侍宴太清樓。近臣皆預。俄出御飛白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爽與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賜焉。竝詔羣臣賦詩。翌日。爽入謝承明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于瑞聖園。上賦詩餞行。竝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爲榮。耕藉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諡曰宣。爽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眞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爽正言諫。諍毅然有古人風采。又定著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案〕唐開元中。刪定月令。李林甫注之。刊行。爽言。復舊。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冪。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登歌不雍徹。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享元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爽皆言其謬闕。竝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冬至宜罷五帝零祀。設五帝。不設昊天上帝。位。乞與羣臣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馮元孫。爽。俱以儒素稱。馮進士。爽諸科及第。爽數上疏直諫。眞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皆爲侍讀學士。十年。爽因請老。詔不許。爽請不已。乃遷禮部尙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于祕閣。爽已辭。亟行。詔追餞。席于瑞聖園。先是。言兩制者。中丞不預。王時爲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于兗州。元性微吝。判國子監。公譏曰。以其家所賜酒。

充事而取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資鉅萬。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奭羸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賜金帶。

張述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砦。都轄許懷德卻之。寇曰。來月見延州城下。范雍懼。請濟師。十二月。以甲五千米。留半月。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沼。寇又聲言由保安來。懷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孫鈐轄黃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奠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言取金明砦。奠甲以俟。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奠。騁入延。十九日。寇及城下。先是。雍聞寇且至。亟呼劉平。至自華沼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議進師。裨將郭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暫進。必敗。請先止。此偵而進。平叱曰。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徧食。踐雪行數十里。寇僞爲雍使督進。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單騎引衆。平信之。遂進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陣搏戰。仁猷而返。已而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爲兩翼以揜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雍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且賊騎自山四出。絕官軍爲二。平與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沒于興州。雍以實狀聞。乃斬德和腰。賞平元孫家。(案)宋史劉平傳。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文彥博馳往訊。具說其實。遂釋其家。在興州未死。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沒于興州。所記視此較詳。而大略相合。初。雍辟計用章自副。延州被賊圍。雍召用章問計。對曰。惟有死爾。尙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撤城下兵去。用章以會勸雍棄延州。詔杖流。雍遷知安州。(案)計用章。原本脫姓。東都事略附范雍傳云。臨邛人。以

進士起家至祕書丞。從雍辟。雍譴以罪。竄雷州。其後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履單。奏雪于朝。田況亦以為言。起監隨州酒。後知夔州。終都官員外郎。此條所記未詳。今參攷補注。

又曰十月一日沿邊部署葛懷敏鈐轄李知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胡三萬從行留且半月

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守曹瑛(案)東都事略及宋史葛懷敏傳竝作曹英皆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李知和善郭固請救

之懷敏未應知和請瑛先進曰君祿盈庫人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齒餌知和告

勝相繼軍中心躍十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束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

中憂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旦輒斂去糧

道絕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由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

珣憤欲斮指衆解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定川寇分為二道自兩旁截

之軍絕為三中殲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案)此下脫佚未竟宋史附趙珣上父振傳附懷敏子父

等皆遇害贈官有差

西鄙用兵許公簡呂夷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彥為相龐公籍為樞密使滅陝西保捷八萬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狄青平之在朔

文公罷三蕃接伴不使侵擾河北虜使大悅

趙抃上書陳相不學無術溫茂多過制度輪措置顛倒劉滂自江寧移廣州不改待制向傳式自南京移江南遷

出知軍用邪佞崔澤非次徐給事中澤治執中獄依違以酬私隙邵必知常州議決正刑既自覺舉又史敘宥遷

監。當汀州石民英勸入使臣臧頭。決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虛枉。只降民差遣。排斥善良。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既得準。馮京言。方年十二。用嬖人張氏之言。累行笞撻。窮冬餓縛。絕其飯食。擊囚至死。海棠外張氏所捶。遍身瘡痍。自縊而死。又一女僕。髡髮自縊而死。一月之內。三出櫛斃。前所發。亦聞不少。家聲狼籍。信任胥吏。不免飢寒。招延十祕者。執中之門。未嘗禮一賢才。所與語者。皆達劉扶義叟之徒。所預坐。等八事。





# 凍水記聞卷五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案〕宋史呂公綽傳初謚眞宗五后皆曰莊以公綽言眞宗謚章聖而后再退告郭后郭后曰夷

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爲中調久之乃知事由郭后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在相位多不稱職復思呂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謚還過樞密使楊崇勳飲酒致班慰失時罷士遜爲左僕射崇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復以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多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尙氏楊氏尤得幸尙氏父自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妒屢與之忿爭尙氏嘗干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上頰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讟坐廢況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祕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于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

后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怪閤門不受章奏。遣吏訶之。始知其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爲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爲。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效昏君所爲乎。夷簡拱立曰。茲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夷簡卽爲敕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敕除之。道輔等始還家。救尋至。遣人押出城。

十一月戊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爲呂夷簡閤文應所譖。故廢之。旣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尙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扇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遣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其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禮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爲相。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于富弼。萬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

畏慎矣。富弼頃爲樞密院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與之爲恩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爲謗矣。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慶歷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皆醇儒，乃昔時遵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于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百兩。師民充天章閣侍讀，仍賜緋。

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髮爲藥以賜之。又手詔以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文公爲相，龐公爲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于是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然，以爲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願爲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皆爲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山蓄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一果有聚爲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旣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膺，詐爲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爲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爲樞密使，許懷德爲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狄青旣破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

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今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于延釗與彬之功，則不逮遠矣。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之何罷之？不若且爲之移鎮，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可謂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官，未遷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至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旣已赦若訥不問矣。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儂智高擾亂廣南兩路，青討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補亦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驟擢爲樞密副使，中外洵洵以爲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于是以青爲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

深遠之慮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于上前爭之。旣不能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內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訟其功。及言與孫洸襲賞太薄。許爲外助。上旣日日聞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蜀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洸爲樞密副使。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優遷一官。加遷上學士。置之經筵。又言張堯佐亦除宣徽使。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于殿門閣內議之。朕坐于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爲戶部侍郎。籍乃與同列議于閣內。以若訥爲尙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詔行之。

始平公定州歸朝。旣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克壯。未必肯決去。至是乃服。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跌禱于天。及旦霽。百官就列。旣掩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扶。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尙

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于殿閣。久之，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爾曹出入禁闔，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鑼。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辰，兩府詣東閣小殿門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爲天子肆赦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喜，聞上語，卽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謔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輒離。曹后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案〕諸宮主，當是周陳國公主。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閣宮人侍奉而已。旣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于殿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衆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月支錢。兩府求請詣殿見上。史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

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搜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之。」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爲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于彼誣之耳。」當亟誅以靖衆。衆以爲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及上疾愈，沆譖彥博于上。曰：「陛下遼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滌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候兩府聚處于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執，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同列問，不以告。旣而召二人而語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滌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武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滌，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滌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寢清寧，然終不語羣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者，各宿其二府。二月癸未朔甲申，詔：「惟兩府近臣候問于內東門，餘悉罷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參。丙午，百官奏賀康復。

貢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藝。蜀人宮美。〔案〕李攸宋朝事實及宋史后妃傳。並作雙美。並作雙美。攜之入京。美以鍛銀爲業。時眞宗爲皇

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才慧。汝爲我求一蜀婦。美因納后于太子。見之大悅。寵

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

得已。置于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遂不敢下直。未幾。太宗宴駕。太子卽帝位。復召入宮。

劉貢父曰。眞宗將立劉后。參知政事趙安仁以爲劉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門。上雖

不樂。而以其守正。無以罪也。他日上從容與王冀公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者。冀公欲擠安仁。乃譽之曰。

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案〕宋史沈倫傳。善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

太平興國二年改名炎。有諂諂名二字。今後不須迴避也。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明日。安仁遂致政事。

王旦太尉薦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

談卿惡。太尉曰。理當然。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構山棚大宴。又財用僭

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駉何。上意遽解。曰。然此

正是駉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早宜召寇準爲相。〔案〕

錢資元曰。眞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旣退。以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

俱奏事。上前。冀公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張乖崖常言。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瀆淵一擲。詠不敢爲也。深歎服之。〔案〕

云。



邢惇。雍州人。以學術稱鄉曲。家居不仕。眞宗末。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因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見其敕與廢紙同。東崖梁間。勝元發云。



# 澗水記聞卷六

馮拯河南人。其父爲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爲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王爲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爲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遷虞部員外郎。其同官遷屯田員外郎。以拯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據。趣以狀對。于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于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看一作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上又責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眞宗卽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卽位。發丁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拯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養奢靡。官至侍郎。蟲之美云。

種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請歸終南山。特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見通判以下羣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比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質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盜。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言放陰事。

數條。上雖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齊州進士李冠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滅。邠土妖狐窟穴空。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爲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等鬼神。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贓耶。魏舜卿云。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迕。世傳嗣宗有恩讎簿。已報者則勾之。晚年交遊。皆入讎簿。宋次道云。

林特本廣南攝官。以勤爲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下。官至尙書三司使。修昭應宮副使。是時。丁朱崖爲

修宮使。特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皆煦煦撫慰之。由是人皆樂爲盡力。事無不齊集。精力過人。常

通夕坐而假寢。未嘗解衣就枕。郝元規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時生。景德中。從幸永安。還得疾。薨。時年十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

崩。宋次道云。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于城北

神祠中。或曰。城北孤洫。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月。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

且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爲長吏。于市中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聞。然富民

犯罪。未嘗稍寬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有及者。董沔云。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于上。請傳位皇太子。上自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

皆不預知。旣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

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臣等。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劃其

胸僵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輿入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于宮中索得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使齋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既至。萊公方與羣官宴飲。驛使言狀。萊公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萊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示之。萊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纜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蜀劉氏置朕于宮中。衆知上眊亂誤言。皆不應。李迪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章獻在幄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工部尙書平章事。既而貶官。十餘年。歷諸侍郎。景祐初。復以工部侍郎。卽入相。陸子昭云。

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賦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爲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乃使快手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錄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令里正聚槩。自抵其居。以槩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訴矣。臧氏皆懼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府常遣教練

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固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曰。本州職員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踞踏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乃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糞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于州。順之笑曰。教練使久爲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順之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爲人深刻無恩。至洪州。未幾。病。目惡明。常以物帛荷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燦。則慘痛徹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專以無賴把持長短。憑陵細民。殖產至富。後以覃恩。遷祕書丞。又上言得失。章獻太后臨朝。特遷太常博士。又以覃恩。遷屯田員外。卒于洪州。順之進士及第。頗善屬文。馮廣淵云。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嘗爲本州錄事參軍。節度使廣納貨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既而節度使被召赴闕。不及取而卒。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四方。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淵。其游兵至臨淄。麻氏率壯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至今基址尙存。謂之麻氏寨。兵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留十二三以衛其家。麻溫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美官。家既富饒。宗族橫于齊。有孤姪懦弱。麻氏家長恐分其財。幽餓殺之。事覺。姜尊爲轉運使。欲樹名聲。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圖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縱橫

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刻玉寶。將圖不軌。于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籍沒家財。不可勝紀。麻氏由是遂衰。孟翻五。

眞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母顛躓死。而會疏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母呼不止。違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笞也。羣臣無不驚服。張錫云。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眞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爲。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得來惟自于朱能。崇信只聞于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責。頃之。朱能果敗。

眞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爲西祀有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誦德。誇耀後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困于饑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斂。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焉。奭子瑜。字叔禮。云其表千餘言。叔禮能口誦之。予從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準畢士安爲相。士安以疾留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于上。請幸金陵。以避其銳。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爲。陽爲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敵勢憑陵。陛下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今日之勢。變輿回軫。則萬衆雲集。楚蜀可得至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上在澶淵南。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

二府大臣。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以退敵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不進。瓊以所執搢筆。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契丹大將中弩死。其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經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常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敵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緡二十萬。敵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利用辭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與語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則勿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至敵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于半道。既入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爲首相。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羣臣無以爲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之。數乘間言于上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爲孤注。與敵博耳。苟非勝敵。則爲敵所勝。非爲陛下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之恥。今敵衆悖逆。侵逼畿甸。準爲宰相。不能殄滅兇醜。卒爲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寢疎之。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于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問曰。準性剛



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爲相。直省吏今尙存，親爲元震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所言也。震先人爲侍省都知。右皆藍元震云。

真宗晚年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爲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遂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薨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鬪，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元震及李子儼云。

真宗時，王文正旦爲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嫉之，莫能間也。丁謂數毀旦于上，上益親厚之。曹瑋久在秦州，累求代，上問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兵，白晝奪婦人銀釵于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聲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謂及不勝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

也。且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且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且之識度。張宗益云。

真宗既與契丹議和。王文正且問于李文靖沆曰。和議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文云。

蘇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祕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鎬云。晚年。王燒金以幻術寵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驚擾。嚴刑禁之。乃止。

陳恕爲三司使。上命其以中外錢糧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

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元忠云。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王繼勳。知制

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本鎮。昌齡爲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揚樂道云。

真宗旣于大行柩前卽位，垂簾引見羣臣。宰相呂端于殿下平立不拜，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祖擇之鄭毅大云。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卽位，以工部侍郎郭贊知天雄軍。贊辭訴不肯赴職。上不許，贊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已拜而復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卽位，命贊爲大藩而不行，後何以使羣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真宗東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卽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秦國長公主嘗爲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爲翰林醫官。

使趙自庀求尙良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嘗爲自庀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詔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爲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召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蘇。稍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爲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種放隱于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衆。太宗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四。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賫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絹百匹。放應命至闕。上喜。見放。使殿。賜坐。與語。卽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廚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上令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

舍人。宴餞于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羣臣皆送。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乃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永李寧。

對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右皆出聖政錄。

先朝命郭后真宗曰。謚章穆。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不敢

奉詔。上爲之止。李貴云。



# 凍水記聞卷七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事委之。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日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卽今。詠令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于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旣而與賊戰。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旣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于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僚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勝王云。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審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謂頭置于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于丁謂之門。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不記所傳。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爲府僚。及登儲貳。因爲東宮官。卽位。爲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

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勞甚至。原叔云。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勢。譴呼于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于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卽帝位。擢應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爲大任。卿行第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又使人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強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機曰。某治裝已畢。且行矣。願得所賫文疏。應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驕橫之狀。具奏于上。乃詣應機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陞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卽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何如。走馬踧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人。寢疎之。李公遠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南岸。敕下河陽陝州河中府。如其



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敕書。且奏以爲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不撤。乃復修。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爲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爲三司判官轉運使。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將至。城中惶遽。欽若與諸將探符守諸門。閣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旣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每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環過攻東門。良久捨之。急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略盡。魏乃復存。革照云。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楚楷云。

景德中。契丹犯瀆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

召寇準入謀事。準將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兵，何之耶？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于向者婦人之言。今強敵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鑾數步，則四方瓦解，敵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北渡河。

丁寇異趨，不協久矣。寇爲樞密使，曹利用爲副使。寇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輒曰：「君一武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鄆公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后，萊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爲出于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于蜀中，奪民鹽井。上以后欲捨其罪，萊公固請必行其罪。是時上已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相知曹寇不平，遂與鄆公合謀罷萊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稱制，萊公貶雷州。是歲丁相亦獲罪。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會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願吾輩羸疎，恐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碗酒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執天下，常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日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還。

張齊賢真宗時爲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日不能斷。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張昭孫云。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廕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堯咨知府有李太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爲強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旣而讓曰。汝不肖無賴如是。我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之。桎梏列于市。置死馬于其傍。腐臭氣中瘡皆死。後來者係于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苗昭云。

真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官。申謝曰。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若爲人。陰險多詐。善以巧譎中人。人莫之悟。與王旦同爲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善視之。旦欲引參政事。以告欽若。欽若曰。善。旦曰。當以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申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薦于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譎皆此類。後罷相。爲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竝在翰林學士下。及欽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

右以故事對。上卽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憾之。及立皇太子。以當時兩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召欽若于外。爲太子太保。真宗不豫。事多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曰。上命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留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如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欽若旣出。使都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案）中書降麻。丁謂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本缺數句）欽若上表請覲。未反。亟留府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以擅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詔。貶司農卿。南京分司。會今上卽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寵臣。復起知昇州。自昇州召還。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旣至。復爲相。然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真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遺欽若。爲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解體。頃之。薨于位。諡曰文穆。無子。養族人爲後。欽若方用事時。四方餽遺。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奇玩。富于丁謂。爲天火所焚。一朝殆盡。（辛若渝）

王文穆爲人雖深刻。然其人智略士也。澶淵之役。文穆鎮天雄。契丹旣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鈐轄懼。欲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積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旣罷。其所統兵皆已分散諸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縑服者言之。

王欽若爲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注洪湛。同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場。是時法禁尙疎。欽若奴祁容。得出入貢院。欽若妻受一舉人賂。書容掌以姓名。語欽若。皆奏。名有濟源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錠。旣入六錠。餘負而不歸。僧往索之。因喧鬪。事發。下御史臺鞫。案事方紛紜。眞宗擢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開。收欽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其罪。詔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爲賊。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鼎爲官以報之。眞宗晚年。欽若恩遇寢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辨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

蘇子容云。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溼。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溼穀。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擢爲朝官。眞宗卽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知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塞內地牧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入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彼以虛言相恐喝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瑋。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瑋時知定州。黃沔云。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幾。思其才。輒復進用。真宗重于進退大臣。制辭亦加審慎。向敏中爲相。典故辭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典之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己。己不許。上面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及再娶。既而上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罷相歸班。其麻辭曰。翌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又曰。朕選用不明。搢紳輿誚。議者以敏中爲終身擯棄不復用矣。是時。凡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有所得。然人皆樂與之處。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而。惟向敏中盡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爲潘羅支所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汝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爲東京留守。西祀還。遂復爲相。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智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詣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爲疑。引僧

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辨者。敏中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某僧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心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密。旦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于庭。以識之。旦自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詔除著作郎。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祕閣。購文籍。旦以選預校正。遭父喪。趣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固求解職。上嘉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院修撰。掌銓課如故。踰年。昌言罷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賜金紫。逮真宗卽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爲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鎮宿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軍。駕幸澶淵。時耶王留守京師。暴得心疾。詔旦權東京留守事。乘傳而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爲封禪大禮使。又爲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頌。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爲汾陰大禮使。還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更欲遷旦官。旦瀝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加功臣而已。及聖祖降臨。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成。以旦爲玉清昭應宮使。鑄銅像成。以旦爲迎奉聖像大禮使。寶符閣成。又爲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以旦爲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爲聖母降生之地。于是處建景靈宮。以旦爲朝修使。宮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同平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爲太極觀奉上寶册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備至。乃詔册封太尉兼侍中。五日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有重事。不以時日竝入參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恩。至閣門候命。乃止。增加封邑。而優假之數。卒如前詔。旣而疾甚。求對便座。扶以升殿。上見其羸瘠。惻然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册拜太尉。依前玉清昭應宮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尚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贈太師尚書令。諡文正。上出次發哀。羣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爲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質爲大理寺丞。(案自其弟以下至此。有脫譌。且兄懿。弟子實也。)外孫韓綱蘇舜元范禕竝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祕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爲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



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其言。且以寬厚清約。爲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寡嫂謹。撫弟妹恩。祿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徧于羣從。身沒之日。諸子猶有褐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鬚髮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塋法。作卯塔而不爲墳。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真宗時。馬知節。林崇訓。皆以檢校官簽書樞密院事。知節爲人質直。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問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顧旦等曰。知節言是否。旦再拜曰。誠如知節言。鄧言吉云。

